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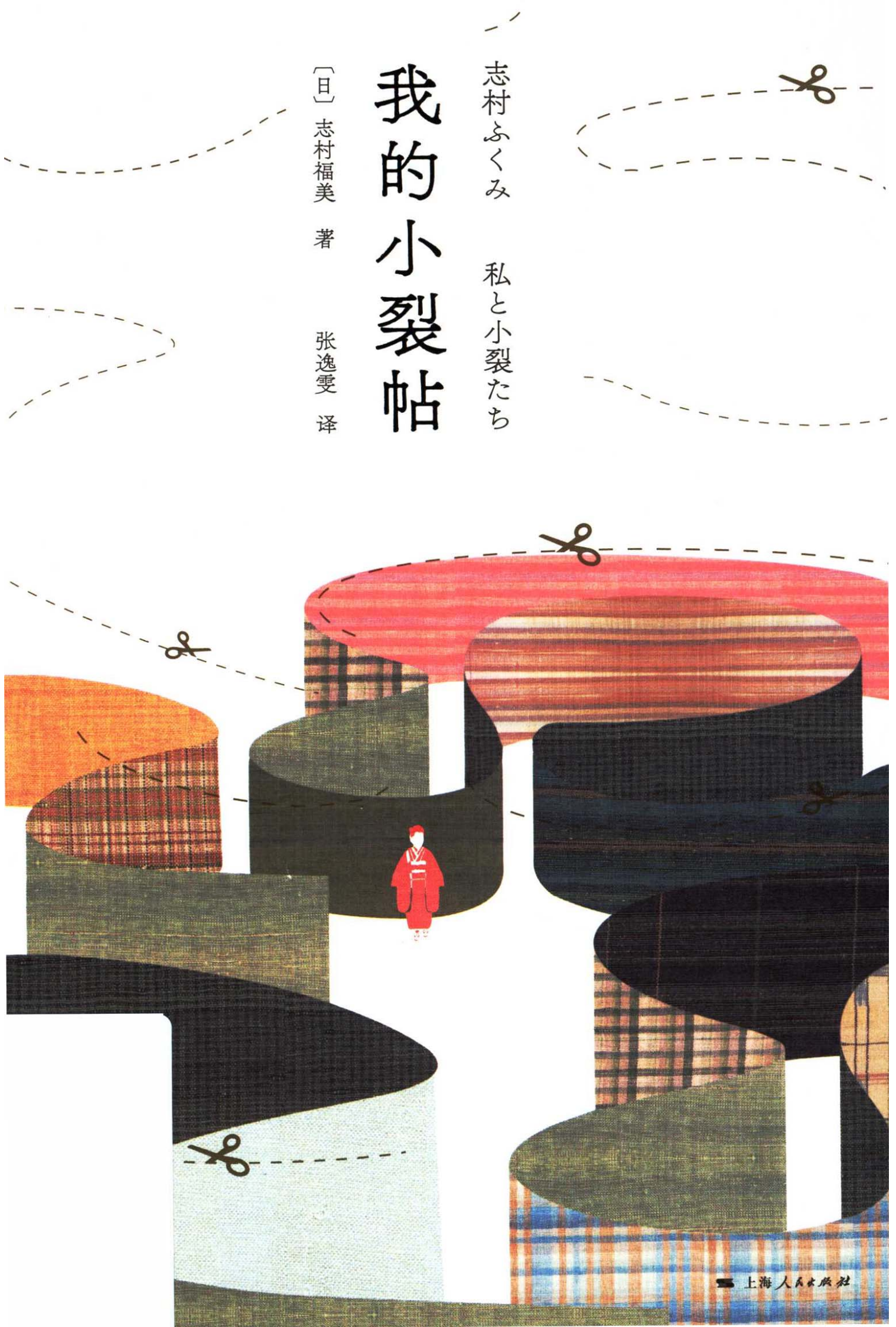
志村ふくみ

私と小裂たち

我的小裂帖

〔日〕志村福美 著

张逸雯 译



我的 小 裂 帖

[日]志村福美 著

张逸雯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小裂帖/(日)志村福美著;张逸雯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21
ISBN 978-7-208-16988-3

I. ①我… II. ①志… ②张… III. ①织物-作品集-日本-现代②散文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J533.1
②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1)第 044069 号

策 划 人 张逸雯 | 拙考文化
责任编辑 余梦娇
内文设计 王瞻远
封面设计 徐 翔

我的小裂帖

[日]志村福美 著
张逸雯 译

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5
插 页 4
字 数 50,000
版 次 2021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16988-3/J·599
定 价 69.00 元

本书中单张标有作品名的裂为中文版独家收录，选自拙考所藏的志村福美裂帖实物作品集《裂筥》（紫红社，1984年，限定138部）。

前言

从我开始染织的1960年前后，我就习惯将用剩下的裂¹收集起来，贴于手帖上。2007年，它们以出版物《小裂帖》的形式公开了。

回顾初期织的小裂，内心涌现千万感慨，仿佛看着自己三十到四十岁时的照片。

啊，这是和母亲一起去奈良古寺时穿的和服上的一片。

这是跟着白洲正子去净琉璃寺时，束的腰带上的裂。

旅途中所见长谷寺的回廊、净琉璃寺的佛塔、池塘里开着的菖蒲，被记忆一一唤醒。

将之成书出版，如同公开自己长年的日记，难免让人踌躇一番。

物比人长久，若这些小裂能拜受读者的爱怜，我便心满意足，感激无既了。

1 裂在日语中指布帛残片。——译注（本书注释均为译注）

目 录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|
| 1 | 忆母亲和小裂 |
| 11 | 织就自然现象——晕染 |
| 20 | 苏芳 |
| 27 | 红花与茜根 |
| 34 | 蓝与绿 |
| 40 | 所谓言传 其一 |
| 46 | 所谓言传 其二 |
| 52 | 色彩——最难言说的部分 |
| 59 | 古拙的织物 |
| 66 | 春的野草 |

72	红花的再发现
76	洋葱
80	紫之象征
87	翠鸟的青衣——翡翠
95	臭树
100	关于媒染
106	致色彩的遗言
118	关于裂（一）
126	关于裂（二）
130	关于裂（三）
141	后记
143	植物染 色彩样本

忆母亲和小裂

一段记忆至今难忘。

当年在东京资生堂的艺廊举办人生第一次个展，富本宪吉¹的夫人一枝女士与从近江赶来的母亲一同出现在会场，并留下这样一句话：

“今天会场没有值得一看的東西。你妈妈身上那件蓝染的盲縞²和服，才是全场最美的。”

这句话如同一把利剑，刺在我胸口。如今回想，母亲当时所穿的，那件她亲手织的蓝染和服，的确是最美的。作为新人，我根本无力与之抗衡。

自那以后，我以蓝染为重，像个傻瓜一样，痴痴不倦地织着微尘³、盲縞等蓝染的花纹。但蓝染之深邃，就像那无法轻易把握的井户茶碗⁴，无论我如何探求，都无以穷尽，引我

1 富本宪吉（1886—1963）：日本陶艺家。早期曾参与柳宗悦发起的民艺运动。1955年作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“彩绘瓷器”技术保持者而被认定为“人间国宝”。1961年获日本文化勋章。妻子富本一枝为随笔作家、画家、女性运动家。

2 盲縞：经纬纱均为蓝染的平纹棉织物。“縞”即条纹。“盲縞”之名，字面上形容条纹细密到无法辨认的程度。

3 微尘：一种极为细密的格纹。

4 井户茶碗：原是朝鲜李朝时代由无名匠人制作的民间杂器，在当时属于市井人家吃饭用的碗，却被日本早期茶人喜爱并推崇，用以茶席，由此闻名。其中最著名的“喜左卫门井户”茶碗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茶碗”。

随追至今。

仔细端量成长于大阪道顿堀附近的祖母和母亲所留下的和服面料，能窥探到当时大阪商人家的女装风格。

低调内敛却不失洒脱、清气动人的条纹和小纹¹；艳丽的友禅中沉静雅致的樱花纹样；华美的纹饰下不经意出现的素朴茶色、谐美的黄雀色，样样精彩。

罩在衣柜和琴架上的盖布，紫藤纹样的底色上开着一朵牡丹，那份优雅亦叫人过目难忘。

母亲年轻时，身上总缀着这些纹饰，却不知从何时起一改调性，全换成了近乎禁欲般的素朴调子。衬领总是黑色，和服则清一色蓝染。是否因为埋身于近江油绿的田园生活，蓝染的衣服最相宜？

那个时候，滋贺县的蓝染坊因经营不善纷纷关了门。母亲为之叹息，每次总要跑六七家染坊下订单。“这家染坊的蓝色是我心仪的。”“水浅葱的色度不够。”她会对染色提出各种要求，对制织亦非常严格。

¹ 小纹：以纸型印染的碎小花纹，起源于江户时代。

我常常被母亲教诲：“你对和服理解得还不够，修炼不到家。”毕竟，生于明治时代的母亲是以和服为日常装扮的人，我岂能与之抗衡。和那些身姿挺立、作风果敢的工作女性不同，母亲身上的和服总不那么周正，姿态略显稚拙，不类人师，但她看东西的眼光却十分犀利，审美一流。

曾有人在看了我于1961年出展日本传统工艺展的那件名为“雾”的和服后，留下一句让我颇受震动的评价：“这样的和服，只有呼吸过明治的空气的人才能做出来。”我的身体里好像活着明治出生的母亲，她对织物那股炙热的执念，像不灭的火种，如今又在我身体里燃烧。那段时期，我每天一睁眼就坐到织机前，点燃染坊的火炉，伏案创作。

与其说是为了不负母亲的期待，不如说是我俩互不相让的个性相克使然。这个过程中，既有对母亲激烈的反抗，也有母女之间无上快乐的畅聊时光。

多年来，母亲一直坚持织着各种条纹布样，她称之为“诸国缟帐”。这本小裂帖中，也展示了两三件母亲织就的条纹小裂。母亲在织机前一直坐到了八十岁。如今，已过八十的我，依然每天对着织机。



海月



朝市

